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外語學院跨文化研究中心
第二屆翻譯和跨文化學國際研討會
2010 年 12 月 4 日

關於中日韓的同字異義問題

日本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教授
佐藤 貢悅

【摘要】現在，東亞世界的互相協調和合作舉世矚目，東亞諸國都在不斷地調整著相互的利益和關係，但是，我一直覺得，東亞世界的關係，並非僅僅是表面上的政治、經濟次元等關係，更重要的是，作為政治、經濟基礎，東亞各地區間深層次的文化的關係。

今年 7 月，我和日本八洲學園大學副教授嚴錫仁先生共同編纂出版了一本名爲《日中韓同字異義小辭典》的書。這本小辭典，或許會讓讀者覺得有些與眾不同，爲甚麼這本辭典會以這樣的樣子出版，我打算在這裡舉出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一經過和目的。恐怕，這篇論文會讓人感到拐彎抹角。但是，爲了讓各位理解我編纂這本字典的意圖和目的，特地在此做這篇發表。

關鍵詞：中文，日語，韓語，同字異義，漢字文化圈

1 漢字文化圈的日用漢字

現在，在以日本、中國、韓國、台灣爲中心的所謂的漢字文化圈裡，日常生活中一般所使用的漢字，在各個地區約爲 3000~4000 字（韓語的情況爲，雖然是用朝鮮文字來進行表示，但是詞彙的大半爲漢字詞彙群，所以學習韓語的時候，從漢字入手，通過記住每個漢字的韓語讀音來記住單詞，是增加詞彙量的捷徑）。此外，有些漢字在日本頻繁使用，在中國卻很少用到，相反的情況也存在。因爲各地區都有常用的和不常用的漢字，所以如果能懂得 5000 多個漢字的話，那麼在漢字文化圈的生活，恐怕是走遍各地都沒有問題了吧。可是事實上，事情並不是如此簡單，在日本有其獨自的字體（一個字整體的形狀叫字體，一個字裡某一部份的形狀叫字形），中國大陸也有簡體字，那麼，是以甚麼作爲標準來稱自己的字體爲簡體字呢？這一標準就是清朝康熙年間所編纂的《康熙字典》的字體。這一字體被稱爲舊字體或是正字體，現在也在韓國、台灣、香港、澳門等地使用，相對於中國大陸的簡體字，被稱爲繁體字。這樣看的話，現在的漢字文化圈，有日本的簡略字體（有原來的「步」在日本

變成「步」的情況，不能說全都是簡略化），中國大陸的簡體字，以及在韓國、台灣所使用的繁體字三種。根據我做的調查，日本的常用漢字的 1945 字中有 700 個左右的簡略字的存在，和中國的簡體字相對比，比如「学」「国」「体」「礼」等字以外，共通的字體意外地少。

2 漢字文化圈的三種漢字字體

關於漢字的字體，做進一步的說明的話，日本簡略字的使用，從 1946 年「當用漢字表」公佈以來已有 60 余年，中國的簡體字，從 1956 年的「漢字簡化方案」公佈以來也有 50 余年的歷史。它們已經深深的扎根於日常生活之中，加上世界中的簡體字學習者不斷增加，退回到以前的繁體字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中國大陸以外的區域，有一部份人認爲反對簡體字的使用，這一主張是不現實的，是無視了 50 年的簡體字使用歷史的見解。

在日本的狀況也一樣，要是有人提出把「学校」寫成「學校」,「体育」寫成「體育」的話，也許恐怕各方面都會發出不滿的聲音：爲什麽還要用這麽繁瑣的字體？另一方面，能讀繁體字（康熙字典字體）並接受文言文讀解訓練的話，就能夠讀懂被稱爲東亞世界知識文化遺產的日中韓古典（漢文書籍），因此繁體字的必要性也不能被忽視。從結論上來說，字體的差異不是大問題，只要知道就可以了。去年，我和我的老朋友，一位在台灣擔任大學教師的日本人，討論了簡體字和繁體字哪個更好讀的話題。據他說，繁體字一讀就能懂得意思，但我覺得還是簡體字更容易讀。但是，在台灣和香港，每天早上讀報，兩到三天后就沒有任何不自在的感覺。總之，習慣了就不會有任何問題。

相比字體的區別，有一個更爲重大但是卻意外的沒有受到重視的問題，就是意義上的區別。使用同樣的漢字卻有不同的意思這一問題，不要說是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和學生，就算是常年往來於漢字文化圈的普通人，也應該或多或少的注意到這個問題。但是，從日本的每日新聞、韓國的朝鮮日報、中國的中央電視臺的報導來看，這本辭典，應該是挑戰中日韓同字異義問題的最初的嘗試。

3 所謂同字異義

大約在 30 年前，1980 年盛夏的某一天，南國的太陽照在頭頂，我在台北市中山北路的電話亭前躊躇於是否進去。理由就是上面寫著「公用電話」。中國人一定會不可思議的問「爲甚麽不進去？」稍微學過中文的日本人一定會笑話我「無知愚蠢」。當時我剛剛開始學中文，每天只是學習注音符號（現在僅僅在台灣地區使用）和做發音的基本練習，并不知道中國的「公用電話」，就是日語裡的「公衆電話」。因此腦子裡「公用」和「私用」兩個觀念發生了衝突。在臺北的初次的海外生活，還鬧過很多這樣的笑話。這次的笑話，是由中

文和日語中對「公」與「私」不同的理解所造成的。「公共道路」是大家的，所以自己不能夠隨便使用（日語的「公用」），抑或「公共道路」是大家的，所以誰都可以使用（中文的「公用」）。這個區別，毫無疑問是語感的不同，甚至可以說是文化上的差異。到中國文化圈的話，能看到數不盡的佔據了公共道路的小攤販。

從那以後兩年半，83 年 2 月，爲了中文的短期研修，我第一次拜訪了北京市中關村，這個地區現在作爲中國教育、科研、技術開發的重鎮而聞名世界。當時卻是遠離市中心的貧寒山村（和 80 年初的中國相比，現在的中國可謂是恍如隔世）。在現在的北京語言大學，當時的北京語言學院附近的食堂吃完中飯，我就去了北京的繁華大街王府井。只有上午有短期研修的課，這在哪裡都是一樣的。確信了原來日式拉麵是日本料理的也是在這個時候 [1]。更令我吃驚的是，在中國說「水」的時候卻拿出了「熱水」[2]。當時我還以爲對方因爲考慮到天氣冷而特地這麼做（完全是誤會）。漫步于當時的王府井，從書店買了一大堆的書，在北京飯店（當時是北京最高級的賓館）的入口處出示了護照（本國人被嚴格限制入館），在裏面的餐廳終於定下心了后，我因爲氣候乾燥所以很口渴，先來杯「水」…，結果端上來的是一杯「熱水」。從和當時的女服務生（當時的稱呼是「同志」，現在是「服務員」）的對話中得知，原來中文中的「水」是在中文匯總並不只表示冷水。但是，在日本日常所見的漢字，我原本不打算在中國再查字典的。其實這裡裏面隱藏了很大的陷阱，中文裡，要像「冷水」「熱水」這樣提示水的溫度，回想起來當時在台灣，說了「水」而拿到「冷水」，也許僅僅是因爲當時是炎熱的盛夏，而不是因爲「水」和日本一樣僅表示冷水。當時我對中文的些許自信，也被完全的擊碎了，此後在數度喪失自信和重拾自信中走到現在。

從那以後，我主要在香港、廣州、台北、首爾、北京、天津、濟南、廈門、大邱、春川、安東…（略）…，以短期或長期留學，資料收集，參加學會，集中講義，演講等諸多目的得到了逗留的機會。我更強烈的意識到，雖然說是漢

---

[1]日式拉麵（ラーメン）和中國傳統拉麵差別很大，甚至可以說是不同的食物，但是很多日本人一直誤解日式拉麵就是中華料理。

[2]以下是本辭典對「水」的說明：
「水 mizu」在日語中是指與「湯 yu」相對的溫度較低的水，將水加熱爲「湯」一般說「湯を沸かす yu wo wa-kasu」，而不說「～を沸かす mizu wo wa-kasu。」該字在漢語中與日語最大的區別在於不區分溫度，也就是說，在「水」之前加上「熱」字即相當於日語「湯」。在中國的餐館裡如果不說「冰～」，那麼端上來的一定不是冷的水。另外，由於中國的自來水不能直接飲用，需要煮沸即進行消毒後才成爲飲用水。這一狀態被稱爲「開」，而煮沸過的水則稱爲「開～。」如果是要「涼」、「冷」的開水，則需要在「開～」前面加上「涼」、「冷」以区別温度。
或者說「涼白開。」「水」在韓語中爲韓文詞彙「물 mul」，同漢語一樣，並不區分溫度。區分溫度時必須說「冷～naengsu」＝「찬물 chanmul」，「溫～onsu」＝「더운물 deo-unmul」。

字文化圈，但是不僅是各個地區的字體、字形有差別，還存在更加麻煩的「同字異義」的問題。現代著名的語言學者，日本明海大學的劉勛寧教授說：

> 最近参加一位日本学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其中谈到六朝小说中孩子对父亲的“爱情[3]”、对母亲的“爱情”以及双亲对孩子的“爱情”。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变态吗？！[4]

原本我等待著有朝一日，有人可以出版一本能說明「同字異義」的辭典，並過了近 20 年。但因爲預想到說明中日韓的同字異義存在許多困難，因此一直沒有打算自己執筆和編纂。

然而轉機卻在 2005 年到來，我幸運的得到了所屬於「交流協會」的日臺交流中心的研究補助費，從而在 7~8 月的兩個月間，再次得到了逗留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機會。從近代史研究所得到了寬敞的研究室，作爲宿舍的學術活動中心還向我提供了十多年前我寫博士論文時用過的房間。在久違的愉快的心情和能專心研究環境裡，我白天專心閱讀資料，晚上回到宿舍，就按照自己的構想，嘗試著開始寫有關日中韓同字異義的說明。只是抱著勇於嘗試的想法開始的這個工作，卻意外的無比有趣，甚至讓人無法入睡。當然，當初預想到的困難也在前面等著我，那就是我的韓語能力不足，並且在韓國生活的時間很短，因此我的體驗中並沒有日常韓語的使用經驗。要說明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常出現的同字異義，這是致命性的缺點。那是因爲，解釋「同字異義」不是把中日韓臺的國語辭典橫向排開，找出同一個詞的解釋，並綜合起來就可以了。就算是完全相同的詞彙，根據自身的發音方式、對話者的心情、或者是當時的氛圍也會產生變化，這就是日常使用詞彙的實際情況。比如說「I love you!」這句小學生都知道的話，我記得曾經在某處看到過，它根據說話方式的區別，能產生三種不同意思。

因而，我感到需要這樣一位合作者，他居住在日本國內，以韓語爲母語，能讀古文，並通現代中文，而且在進行共同工作的時候能使用幾近完美的日語。能符合這苛刻要求的，在我身邊只有一個人，就是八洲學園大學的副教授，嚴錫仁博士。他曾經在筑波大學哲學・思想研究科和我有師徒關係，現在無論是學識還是人品，都是我從心裡能夠信賴的友人。在國際電話中，嚴副教授爽

---

[3] 以下是本辭典對「愛情」的說明：
【愛情】ㄞˋ ㄑㄧㄥˊ
該詞在日語中的特點是使用對象不受限制，即使是對動物或無生命物體也可以說「傾注愛情。」韓語中也有同樣的用法。古漢語中，該詞指愛之感情，與日語和韓語意思相近，但現代漢語中只用來表示對異性的愛情，在台灣也經常說「愛意」。

[4] 《日中韓同字異義小辭典》序文 13 頁。

快的答應了我。這樣我一邊著手於收入本書的詞彙的收集，一邊編寫以臺灣，中國，日本的同字異義詞彙的說明，一轉眼兩個月就過去了。儘管我帶著尚未完成的研究和辭典原稿踏上了歸途，但是內心的充實感卻勝過一切。

4 以大型的「辭典」爲目標

接下來就是不斷摸索的日日夜夜。一回國，我就向嚴副教授說明了這本辭典的構想並著手于工作計劃，至此還算順利，但是不能否認還有很多預見不到地方。當初的打算，是製作一本能讓同字異義問題引起更廣泛關注的宣傳書。而大型的《漢字同字異義辭典》，應當以漢字文化圈各個領域的有識之士爲首，組織一個能讓漢字文化圈生活經驗的社會各界都參加的團體，並通過數年的大規模作業來完成。而我的這本小辭典，僅以問題提起爲第一目的，爲大型的辭書編纂所必要的資料收集做準備工作。因此，我預想在一兩年內完成。爲此，內容上我打算收錄約 100 條左右的，能簡單通讀的小冊子。收錄的詞彙，也是從日語的漢字詞彙中選出了和漢字文化圈其他地區相比，差異較大的同字異義詞，再加上在當時媒體中頻繁出現的若干詞彙群。因此收入了「墓参」這樣日本獨有的，並且日本人也很少使用的漢字熟語。

對於這裡所收錄的 300 個詞條是如何選定的這一問題，是從中日韓臺四地區主要的報刊、公共設施的介紹文、電視連續劇和新聞中的常用句處著手，而未實施統計性的調查，因此沒有一個嚴格設定的標準。2006 年以後，在日本、中國、韓國的多次研討會和演講中，以及 08 年 在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東洋學大學）和哈薩克斯坦（哈薩克民族大學）的演講中，我部分性的發表了這本辭典的內容。既獲得了許多贊同，也收到了很多意見和建議。這些建設性的意見中，最多的就是對於選擇標準的問題。但是，因爲種種制約，未能進行嚴密的統計和調查。結果，爲了收錄在各個地區使用頻率更爲高的漢字詞彙就用盡全力。結果就是，比當初的 100 個詞條多出了三倍，而直到完成也花費了更多的時間。嚴密的統計和調查不得不等到大型的《漢字同字異義辭典》編纂之時再進行。

5 字體的問題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字體。日語文章中的韓語和中文，中文文章中的日語等，從我多次閱讀海外的國際會議的論文集等經驗來說，爲了能讓漢字文化圈各個地區的人們，一樣的毫無滯澀的閱讀，至少需要 4 種字體。也就是說，對日本、韓國、中國大陸、以及台灣（也包括香港、澳門，以下相同）所使用的字體和文章（這本辭典分爲四個部份）來說最適合的字體，再加上表示英文字母的字體，這本辭典使用了 5 種字體。爲了選定這 5 種字體我進行了許多嘗試。

儘管如此還是留有問題。微軟公司所提供的字體中，似乎沒有字體能將他們全部正確表示，比如「告」字，它的上半部分，嚴格來說應該是「牛」。這本辭典中的韓語和臺灣繁體字的記述中，很遺憾沒有使用正確的字體。然而，韓國和台灣，實際上也和日本、中國一樣常常使用「告」。像這樣，比起純學術的議論，更重視與便利性，正是日用漢字世界的真實景象。

6 三種語言四種文字

在此就本辭典看上去與眾不同的，三種語言四種文字的體裁進行說明。回到前面，大型的《漢字同字異義辭典》，應當由超越漢字文化圈的國界和地域的團體來通力合作來完成。在這之前，有必要讓漢字文化圈的人們理解這一嘗試的意義和重要性。在編纂過程中，首先由日語定稿，然後翻譯成另外兩種語言三種文字，因此從內容上看幾乎相同。將之特地用橫向排版，是希望能夠一目瞭然地看出在各個地區的字體和文章表記的特徵。以上的解說，未免略爲抽象，爲了讓大家更好的理解同字異義，以下爲小辭典中節選的關於「愛人」、「的士」、「油斷」、「膳物」四個詞彙的解釋，「愛人」是中日韓都使用的詞彙，「的士」是中國獨有的詞彙，「油斷」是日本獨有的詞彙，「膳物」是韓國獨有的詞彙，來供大家一覽本辭典的特色：

【愛人】アイジン ai-jin

本来の意味では、人を愛すること(『論語』顔淵篇、『礼記』檀弓篇)。現代の日本語では、①本来の意味で使われることもあるが、そうした用例はきわめてすくなく、②正式な婚姻関係以外の情人といった意味をもつ。①の用法は東アジア世界に共通している。②は中国大陸では正式な婚姻関係における配偶者、夫からみた妻、妻からみた夫を意味する。台湾では、日本語の②と同様の意味をもつ。韓国語では、「愛人」はごく普通に日中両国語で言う「恋人、liànrén」に相当し、愛情を向ける対象といった意味で使われる。韓国語で「恋人」は「戀人 yeonin」となる。

【爱人】àirén

该词原意是对人抱以爱的感情（《论语・颜渊》、《礼记・檀弓》）。现代日语中有两个意思：①原意（极少使用）；②正式婚姻关系之外的情人。①用法在东亚世界是共通的。不同于日语②的是，该词在中国大陆用来指称正式婚姻关系的配偶，即丈夫指称妻子或妻子指称丈夫。但是，在台湾有与日语②相同的含义。韩语中的意思则又不同，一般用以指称爱情的对象即日语和汉语中的“恋人 koi-bito”。而“恋人”一词在韩语中为“戀人 yeonin”。

【愛人】애인 ae-in

본 뜻은 사람을 사랑하는 것(『論語』顔淵篇,『禮記』檀弓篇)이다. 현대 일본

어에서는 ①본래의 뜻으로 사용하기도 하지만, 주로 ②정식 혼인관계 외의 불륜 상대[情人]를 뜻한다. ①의 쓰임은 동아시아 세계에서 공통된다. ②와 관련해서는 중국대륙에서는 정식 혼인 관계에 있는 배우자, 즉 남편 입장에서의 아내, 아내 입장에서의 남편을 뜻하는데, 타이완에서는 일본어와 같이 불륜 상대의 뜻으로 쓰이고 있다. 한국어의 '愛人'은 일본과 중국에서 아주 일반적으로 말하는 '恋人 koi-bito, liànrén:연戀인', 즉 애정을 쏟는 대상이라는 의미로 쓰인다.

【愛人】ㄞˋㄖㄣˊ

該詞原意是對人抱以愛的感情（《論語·顏淵》、《禮記·檀弓》）。現代日語中有兩個意思：①原意（極少使用）；②正式婚姻關係之外的情人。①用法在東亞世界是共通的。不同於日語②的是，該詞在中國大陸用來指稱正式婚姻關係的配偶，即丈夫指稱妻子或妻子指稱丈夫。但是，在台灣有與日語②相同的含義。韓語中的意思則又不同，一般用以指稱愛情的對象即漢語和日語中的「恋人，koi-bito」。而「恋人」一詞在韓語中爲「戀人 yeonin」。

【的士】

近年中国語のなかに定着した言葉で、日本語の「タクシー」に相当する。本来は、広東語の「dik^{7}si^{6}」であり、英語の taxi（taxicab の略語）の音訳としてはじめに香港に定着し、今日では北京や台北でもこの言葉が通じる。それまでは「出租汽车 chūzūqìchē 」（賃貸しする車)、「计程车 jìchéngchē 」（距離を計る車）という言葉が一般的であった。「計程車」という言い方は、台湾では現在でも用いられる。「タクシーに乗る」ことを、北京などで「打的 dǎdī」と言うのはごく最近の傾向である。台湾では「坐計程車 zuò jìchéngchē 」と言う。韓国語にもこの言葉はなく、やはり taxi の音訳である「택시 taeksi」を用いる。

【的士】dīshì

该词近年才在汉语中固定下来，意思是“taxi”(taxicab 的略语)。该词最早是作为英语 taxi 的粤语音译“dik^{7}si^{6}”首先在香港扎根，现在无论是北京还是台北都已使用该词。此前一般说“出租汽车”、“计程车”。台湾则还常说“計程車”。北京等地现在普遍说“打的”，而在台湾一般说“坐計程車”。韩语中没有该词，而和日语一样，使用 taxi 的音译词“택시 taeksi”。

【的士】

중국어에서 근년에 정착된 말로, 일본어의 'タクシーtakusi:택시'에 해당한다. 원래는 광동어 발음인 'dik^{7}si^{6}'를 나타내는 말로, 영어 taxi (taxicab)의 음역音譯이다. 먼저 홍콩에서 사용하였는데, 오늘날에는 베이징이나 타이베이에서도 쓰고 있다. 그전까지는 '出租汽车 chūzūqìchē :빌려주는 차', '计程车 jìchéngchē :

거리를 재는 차'라는 말이 쓰였다. 타이완에서는 오늘날에도 이 '計程車'라는 말을 사용하고 있다. 베이징 등에서든는 '打的 dǎ dī:택시를 타다'라는 말은 최근의 경향이다. 타이완에서는 '坐計程車 zuò jìchéngēh '라고 한다. 한국어에도 이 말은 없고, taxi의 음역인 '택시'를 쓴다.

【的士】カ丨ア丶

該詞近年才在漢語中固定下來，意思是「taxi」(英語 taxicab 的略語)。該詞最早是作爲英語 taxi 的粵語音譯「dik⁷si⁶」首先在香港紮根，現在無論是北京還是台北都已使用該詞。此前一般說「出租汽車」、「計程車」。台灣則還常說「計程車」。北京等地現在普遍說「打的」，而在台灣一般說「坐計程車」。韓語中沒有該詞，而和日語一樣，使用 taxi 的音譯詞「택시 taeksi」。

【油断】ユダン（呉）yu-dan

日本語に独自の熟語。「～大敵、火がボウボウ」などという標語があり、注意を怠ると火事になることを戒める言葉である。「～一秒、怪我一生」なども、日本人以外の人々にとっては、きわめて奇異な漢字熟語と映るに違いない。「油断」は文字上で見るかぎり、オイルを絶つことであるから、火事にはなりえない。後者の日本語はさらに誤解を生みやすく、「一秒でもオイルを止めると、私が一生恨まれる」という意味に受け取られそうである。この言葉は、中国語では「疏忽 shūhu」、「粗心 cūxīn」、「大意 dàyi」など、韓国語では「放心 bangsim」、「不注意 bujuui」などに相当する。

【油断】

日语独有的复合词，如“～大敵、火がボウボウ。Yu-dan tai-teki hi ga boubou.”这句标语的意思是说不当心就会引发火灾。另外，“～一秒、怪我一生。Yu-dan iti-byou ke-ga i-sshou.”这句话是说即使是一秒钟的疏忽也可能造成遗憾终生的伤害，也许中国人和韩国人会望文生义为“石油供应停止一秒，我也会被责怪一生。”该词汉语为“疏忽”、“粗心”、“大意”等，韩语中与该词相近的说法为“放心 bangsim”、“不注意 bujuui”。

【油斷】

일본어 독자의 한자 숙어이다. '油断大敵, 火がボウボウ Yu-dan tai-teki, hi ga boubou' 등의 말이 있는데, 주의를 게을리하면 화재가 발생한다는 경고의 말이다. 또 '油断一秒, 怪我一生 Yu-dan iti-byou ke-ga i-ssyou:잠깐이라도 방심하면 일생 고통 받는다' 등도 일본인 이외의 사람들에게는 매우 기이한 한자 숙어로 보여질 것이다. '油断'은 글자 그대로 보면 '기름을 단절한다'는 의미이므로 불이 날 리가 없다. 두 번째 말도 '일초라도 기름을 단절시키면 내가 일생 동안 원망을 받는다'는 뜻으로 오해하기 쉽기 때문이다. 이 말에 해당하는 중국어는

‘疏忽 shūhu’, ‘粗心 cūxīn’, ‘大意 dàyi’, 한국어 보통 쓰는 한자어로는 ‘방심放心’, ‘부주의不注意’ 등이 있다.

【油斷】

日語獨有的複合詞，如「油断大敵、火がボウボウ。Yu-dan tai-teki hi ga boubou.」這句標語的意思是說不當心就會引發火災另外 ，「油断一秒、怪我一生。Yu-dan iti-byou ke-ga i-sshou.」這句話是說即使是一秒鐘的疏忽也可能造成遺憾終生的傷害。也許中國人和韓國人會望文生義爲「石油供應停止一秒，我也會被責怪一生。」該詞漢語爲「疏忽」、「粗心」、「大意」等，韓語中與該詞相近的說法爲「放心 bangsim」、「不注意 bujuui」。

【膳物】

韓国語に独自の漢字熟語。家族や他人への贈り物を意味する日本語の「お土産」、中国語の「礼物 l ǐ wù」に相当する。

【膳物】

韩语独有的汉字复合词，指馈赠给别人的礼物。日语为“お土産 o-miyage”，汉语为“礼物”。

【膳物】선물 seonmul

한국어 독자의 한자 숙어이다. 일본어로는 ‘お土産 o-miyage’, 중국어로는 ‘礼物 l ǐ wù’가 이것에 해당한다.

【膳物】

韓語獨有的漢字複合詞，指饋贈給別人的禮物。日語爲「お土産 o-miyage」，漢語爲「禮物」。

比方說，大家往往認爲在漢字文化圈，只要通過筆談就能傳達意思，如果在筆談時，能想到各地存在字體的差別，就能理解在同字異義之前還有值得留意的問題。進一步說，比起中文和韓文，日本的漢字音（從年代順序上分爲吳音、漢音、唐音）[5]，慣用語的讀法（重箱讀法、湯桶讀法）[6]，總會感覺到非常複雜。在中國和韓國曾經實行的「科舉」制度，是國家對學問進行強力管制的副產品。這裡也能看出日本沒有實行「科舉」所帶來的影響。雖然作爲在 8 世紀律令制度中所完備的大學寮，曾經鼓勵使用漢音，但無法稱之爲國家管制級別的強力規制。日常中被毫無察覺的使用著的日文漢字音，裏面意外的包含了自古以來的歷史狀況，愈發的讓人對漢字產生興趣。與此同時，也終於理解

[5] 比如日文中的「万年筆」：其中万（man）是慣用音，年（nen）是吳音，筆（hitu）是漢音。

[6] 重箱（juu－bako）讀法是第一個字音讀而第二個字訓讀，湯桶（yu－tou）讀法是第一個字訓讀而第二個字音讀。

了學習日語的外國人，不得不在短時間內掌握如此複雜的讀法，其辛苦程度非同一般。

7 日用漢字語和日常感覺

在日本也及其有名的伊曼努爾・康德（1724～1804），這位大哲學家，其生涯幾乎從未離開過他的家鄉哥尼斯堡，但是據說他不用說對倫敦的街道，就連倫敦西敏橋的樣子都瞭如指掌。在現代，用 google 這樣方便的工具，坐在家裡就可以確定個人住宅的所在，並通過照片看到其外觀。即便如此，詳細的掌握街道的景觀也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更不用說這是 18 世紀的事情，這可以稱得上是偉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康德的確是位非凡的哲學家。

我絲毫沒有批判康德的意思，但是橋、道路、建築物、路燈……，這些並非活物。反過來說，沒有人的倫敦，就不是倫敦了。東京、北京、首爾、台北、香港、澳門……等也一樣。人類歷史中被荒廢的都市數也數不清。但是，要是橋的長度，不論是誰都能測量。順便一提，「台北 101」，其世界第二高度被引以爲豪，但誰也不會提出異議。那麼，本辭典的遣詞用語又如何呢。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說，不管是「熱」還是「冷」，從北海道到沖繩，這種感覺、使用頻率既有地域上的差別也有個人的差別，嚴格上來說並沒有基準值。但是，想像一下人們用語言表示冷熱的情況。在嚴寒的哈爾濱，零下十度被說成是「暖」，相反在釜山毫無疑問是「非常冷」。日常用語的使用，在辭典論述上的困難也在於此。實際上我在臺北遇見過非常罕見的雪天，對於在北海道東部的美幌町出生的我來說，反而是「溫暖的雪」。無論如何追求客觀性，始終無法消除的正是我們作者的主觀性。要說起香港和澳門，根據我自己的體驗，所浮現出來的就是香港島和卤仔島的情景。實際上這本辭典的一部份詞條，是在北京或者台北，抑或廣東，首爾等地寫的。但是，「這個詞語，一般在中文中稱爲〇〇」這樣的語言感覺，並非基於在北京和臺北的調查。嚴格來說，純粹是基於筆者在當地的生活體驗。我認為和大多數人相同，是自己模糊地訂立下的標準。其他的如「這個詞在韓國基本不被使用」這種說法，這個標準也是筆者主觀的。關於這個問題，至今已經被提到過。原本每個人內在的日常言語的感覺就是多樣的，能遇到完全一致的人非常稀少。而其背景，則是每個人主觀中關於事物的看法和思考方式的異同。一般來說，互相以母語對話，都很難瞭解對方的真實想法，這種體驗誰都有過。更何況說話人的一方或者雙方都用外語的話，就更難做到真正的互相理解了。考慮到這一點，和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客觀性的問題，儘管從性質和程度上有若干區別，但是不僅是這本小辭典，這幾乎是糾纏了所有辭典的問題。有關這一點的深究，希望能作爲直到大型的《漢字同字異義辭典》完成爲止的課題。

8 爲了漢字文化圈人們的相互理解

以中日韓爲中心的東亞諸國和地區的互相合作，從未如今天這般被如此誠摯的討論過。許多人都從心底裡表示歡迎，並希望進一步展開合作。在政治、經濟次元的協調毫無疑問是重要的。但是，單單在互相尊重國家間利益的同時調整經濟上的利害，是無法形成面向未來的、長久的、可持續的友好關係。人人都有所珍視的東西，並希望得到別人的尊重。重要的是，人們所認爲有價值的東西，它的總體是文化。我認為澀澤榮一（1840~1931）[7]的道德經濟合一說就是指經濟活動也是文化活動。比如說，貿易談判的雙方不但需要有共通的語言，也需要互相能認同的禮貌，而更不可或缺的是相互理解。爲了信賴關係的構築，相互理解是必要的。而每個人都是在各自的文化中成長的，因此我們也不能無視每個人不同的文化背景。要是沒有體諒到這些，無論多么流暢華麗的語言，也無法傳達到對方的內心，更不用說撥動對方的心弦感動對方的靈魂了。泛泛之交和真正的朋友，區別就在這裡。

在同字異義的研究中，本辭典的研究成果是初步性的，對居住在東亞世界的人們來說，如果能對相互理解起到幫助，至少能成爲一個新的起點的話，對我們來說也是無上的喜悅。同時，由於筆者們自身能力不足，或許存在有尚未發現的誤解及疏漏，希望大家踴躍的提出意見和批評。

[7] 他是日本幕末到明治維新時期的政治家和經世家，他出生于琦玉縣的豪農家庭，年輕時成爲幕府末代將軍德川慶喜的家臣。之後前往法國留學，回國后當人明治政府高官。辭職后創立了 500 多家企業，其中包括國立第一銀行，現在的一橋大學等。他主張經濟中和道德合一，並出版了著作《論語與算盤》。